

明史本傳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世阮大鍼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請入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鍼得志謀殺周鏞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南疆釋史本傳

烏程溫睿臨撰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辭意氣橫厲一世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以下咸加禮異視其臧否為榮辱先阮大鍼在南都應箕集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謀逐之大鍼弗敢較然憤甚欲得而甘心焉後周

抄一

鏞下獄應箕入視大鍼急捕之乃乘夜亡命去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守起義旅應金聲攻池州復建德東流數縣大兵逼戰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將戮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母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跡猶存酒之不去

同里劉城撰

吳次尾者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日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甚著次尾世貴池與孝鄉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藝自次尾少即獵治詩古文詞時時口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闊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游通都閭鉤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

已意人審讎曲臆而或踞坐自若或解襪繫爬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屈一座人人指目狂生率辟去以是數者聲日以起亦用以敗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創為復社財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十餘人者尚名誼擯逆節同而次尾好譏訶特甚又其後社亦不無濫觴也僉人切齒謀相傾勢及次尾賴學使蔡公葉公金公輩皆國士之不及禍然次尾四顧儕偶人材下中居恆無一差強人意者咸竊科第去而已顧旅進諸生中也愈憤悻悻怒又見國事日棘中外大小臣碌碌取充位無一能辦者既摩切歷試之遂好奇計畫策門雜進武夫介士身鈞奇度務不復經生自處言當世事益急動止益自抗視鄉里中蔑如也怨家用是益深相嗾使持梃刃來欲殺之不可得火其居以去次尾亦恨甚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謝詩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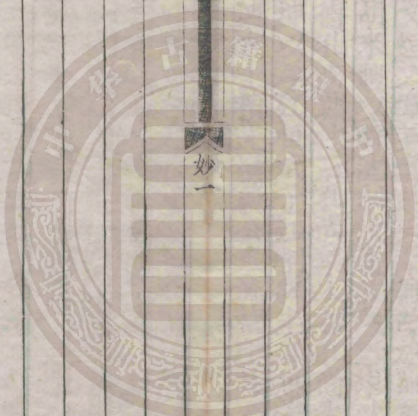
妙一

二

壁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帥義兒門徒糾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眾以計連復建德東流縣聲甚振時歙州金聲首倡義舉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次尾署池州推官紀監軍事且云將晉道臣秩也次尾勢始張而金先中閒敗頗失援乃益勵有死之心矣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多恨且愧者鄉人怨家咸為耳目偵聞百輩戰敗遂不得脫既被執不屈與兵官偕輒先踞上坐自稱必曰本道兵官亦敬重之不加害未至郡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馳諭指乃以卒來揜次尾叱曰吾不死於卒手爾官自持刃且巾幘漢服也吾不去此不得無禮我兵官從其言以頭入郭門如生厯三日色不變入異之次尾雖貢高慢世顧善獎誘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嘗繇以得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遣子鑾師之得其指受為多黑面

紫韞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悴
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十一歲次釋圭十歲所著樓山
堂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今天下知有傲邑則以次尾與予哉予自顧不敢當次
尾也方其矜已藐物不謂非過其舉事疏脫亦嘗有所規要
其人材求之今日可再得哉景毅沒齒於元禮王成刻志於
子堅至痛在心銜焉莫解悲夫



妙一

三

樓山堂集參訂姓名錄

編纂宜春張自烈芑山新建陳宏緒石莊宣城沈壽民耕岩如皋冒襄樸巢鐫錄樂安孫弘詰仲吉山陰吳一鳳羽君南昌陳澍公霖嘉善魏允相交讓宜春張世埇 遵化周昉

江寧黃虞稷俞邵倪燦闇公宜興陳維崧其年如皋冒

禾書穀梁冒丹書若如桐城方中德田伯方中履素伯孫吳

小武婺源李夏非夏祁門陳希昌東文宣城麻乾齡天為沈

挺公厚太平邵冕黍夫和州戴本孝務旃戴迨孝无忝青陽

徐文烜又章劉襄祚天章羅夢旗維旗銅陵余心傳曾唯石

棟胡來聘以時沈朗汝鶴沈巖野求沈恪寅公沈瀛士其登

建德孔尚鑄仲石孔尚萃入初孔尚大德戴孔尚賁白生孔

尚坤以厚江桓武子江桐稭圭鄭思遠靜公鄭思晷日如鄭

允迪吉士檀光熿蔚公東流檀明易无過貴池丁煜暘柯丁

妙一

耀丹石丁耀紫芳紀國珍彥席汪漢西京鮑可大功甫鮑士

源先河陳亨嘉林宗姜可久又久胡瑞彝茲曹晟集孔曹風

扶三楊國琪其玉劉廷整幼濟劉漢系王孫舒廷詔巢友李

時男蛾李勰寅公李時卓生僧性琦心冰校讐弟應夢發若

應纂緒情應簽漁又履嘉元禮彥幼美非山賓姪遇子相男

孟堅子班

孟堅

孟堅

孟堅

孟堅

孟堅

樓山堂集卷第一

二妙集一

貴池吳應箕著

論

史論

穎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嘗反經而用權詘諛而事術折於事濟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偶有未當也可毋責也若夫君而悔心之萌矣因悔而悟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謬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回易雖其言足以致君之信要不可為天下萬世法也穎考叔以遺羹之故使其君反而念母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既語之故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莊語哉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

妙一

穎

一

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置母此非小變也母何人也而以相見黃泉為誓哉誓之時怒天地而犯明神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沉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佑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為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穎考叔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道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為人子人臣之法然則事君而不知道者強諫之過其失也即不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白矣迫高渠彌弑

昭而立子亶則子亶與於弑者非吾君也高親弑吾君者吾
讐也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讐者也安得
死之豈惟不死又迎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祭仲之心愈白
矣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亶非死社稷者也石
碯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吾君高與子亶則州吁石厚之
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
夫祭仲之死當在宋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
死而劫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即死而君廢君立吾不
與其事焉而吾亦可以無憾此孰與夫親視四君之廢立而
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役祭仲之不死者幸也
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
者繆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亶
之難爲智仲尼曰信也嗟乎人臣有忠而必智者哉夫子嘗
稱甯武子爲愚不可及夫人臣必有愚者而後可以死可以
無死矣

妙一

二

曹沫論

昔者蘭相如廷叱秦王完趙璧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
適賢亦意不在璧耳嚮使於相如持璧睨柱時即殺而奪之
不則於其從者亡歸之後繫相如而舉兵責璧相如其如之
何哉夫相如之強趙也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
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即獻璧而還卻
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
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即趙亦不義而不爲也如此則
秦王必自慙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概動天下乎計不
出此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古人所謂使不
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荆卿以匕首入秦欲

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為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即使事成而軻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燕亦暮墟矣故軻之事又相如所不為而要之皆聞曹沫之風而甚者也夫沫之劫齊桓公也亦既得志矣然無失乎犯要盟而劫霸王事雖成實不可為法嚮使於桓莊既盟之後沫以正請桓未必不從安用執匕首而劫之夫展喜動孝公以率桓之功師且引還況桓固身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沫蓋亦計三北之恥非此不復遂為是義不反顧之計可人臣不能安國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奈何率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刺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士為論

人臣而不能強諛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為吾智足以及之而特不能為此抑何哉晉獻公為太子

妙一

三

城曲沃士為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讓之又知三年將尋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既知城曲沃為不利太子而不能諫又知築蒲屈為保寇讐而不能止姑試為之且退而賦蒙首焉則國亦安用此臣為哉夫人臣知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為之所而先事逆計以幸其言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成者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為固忍人也逢君之意以盡殺桓莊之族則晉公室之衰士為實為之彼何有於君之太子哉嗚呼晉臣之忠固無如叔向彼其與晏子語者晉之弊政為已甚矣釐革布置未聞爭之朝廷之上以自盡吾心而徒與外臣私相痛悼嬰也胎也其亦異於古所謂社稷臣矣則又何貴乎逢君惡者之士為也

趙盾論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論者言人人殊歐陽子謂信傳不如信經使盾不弑君夫子必不加之弑君是弑者實盾也非穿也若然將傳之所謂穿者盡誤乎吾嘗究其說矣弑君者穿而穿所繇弑君者盾故穿之弑盾主之也盾不使穿弑靈靈必殺盾然則盾以弑君自免乎夫盾非中心立靈也患穆羸而立之當其立也有易之心矣且盾悖雍矣殺樂矣又何有於靈故靈之弑也兆於其始立而盾之無君也可就其悖雍殺樂者而逆探其心盾奸人也不欲居廢立之名而成君之惡以至於弑弑君大逆也已又巧逃之然後因國人之惡而假手於穿夫功有發縱之賞罪有主使之律盾者所謂主使者也盾之弑君何疑哉盾有可解者曰盾亡而穿弑夫臣之弑君豈一日之故乎盾果不弑君當嘗蓄謀之日盾必有以備之何穿之弑適與盾亡之時會又君弑而盾亦即入此可謂非

妙一

四

盾主之耶王敦作逆君子猶不能不致疑於王導況穿之弑實繇靈之欲殺盾也以是而推盾豈直以穿累乎惡莫憎於志謂盾有無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惡者猶恕辭也盾豈直欲穿之有是哉行小惠以陰濟其逆己實作逆而使人被其名故穿者即翳桑中飢人與夫祈彌明之屬是亦盾之葵焉已矣是亦猶之悖雍殺樂焉已矣盾之無靈奚必至弑而後見哉不然弑君者穿也與盾無與則使穿迎黑鬻者又誰乎曹操司馬昭襲盾之故智者也盾以穿為華歆成濟耳而後世未聞有原操昭者吾故曰非穿弑之而盾弑之非盾弑之而盾主之此春秋書盾弑之所以也左氏為盾所欺而引董狐之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越境可免討賊可免則天下之可免者多矣獨一趙盾乎哉固知越境乃免者非夫子之言也嗚呼夫子書趙盾弑其君者也

魏絳論

魏絳之和戎也予嘗疑之王者有道守在四夷未聞其與戎和也以晉悼之霸而負其師武臣之力其何難於薄伐哉絳非甘心事戎也戎納虎豹之皮以請和則是勢在我而戎畏之非勢在戎而我畏之也我以有事諸夏而聽戎之和是置戎而後吾戰者勝非誦於戰而坐使勝者戎也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向使戎而強也吾知晉所盡力者將首諸此而乃和以貽患哉古今不戰而用和者事各不同然莫先於審己之勢勢在我而我和彼則羈縻之而已豢畜之而已啖之而使不吾疑徇之而使其自敝然後彼且折而入於吾而吾受和之利勢在彼而和於彼則誠憚之也誠下之也僥倖其不怒而彌縫其未發究竟我且折而入於彼焉而我受和之禍故和

妙一

五

者國之強弱君之存亡繫焉絳智人也肯以此誤國哉夫王者未有不治夷狄者也不能伐之而會焉為已替矣而又和之和雖得志詎可訓乎漢高下嫁帝女而不能靖邊武帝窮兵海內騷然然浸淫至於元成且以蒙利和之為效亦概可觀矣況乎其有不忍言者故吾以為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啟之也晉悼之霸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暱也而勸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為明於天下之勢也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絀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後其心自焉不然事未舉即汲汲焉惟懼己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蹶也甚矣子產處族大寵多

之國卒能使國無篡弑之禍而已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以處之者善也伯石之辭卿也子產惡其為人矣而反使之次已位子南子皙之爭室也曲在子皙耳反放游楚而薄公孫黑之討廢之不能而故寵之殺之不可而姑縱之寬之使不吾忌泰之而使唯吾所制至後迫子皙以縊死然後其本心始見推是事也子產之存鄭亦可謂處心積慮盡其艱難者矣後世謀國者皆得是術而行之何至使宦豎戚孽得為之備而致身蹈誅夷禍及宗社哉吾嘗以子產之才有似管仲而過於晏嬰叔向晏嬰知陳氏之必代齊叔向以公室既衰政在家門亦知趙魏之必分晉乃不能有所施為布置折其方張而殺抑其勢而以區區之鄭國小而偏雖有強族而無臣禍則子產之功安可誣也惜也子產之為鄭相耳嚮使挾大國之資得賢主而輔之匡合之功即不可再見而奪人不怨者吾以為非仲能之而儔也能之矣

妙一

六

晏嬰論

晏嬰固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為知陳氏之必篡齊矣不能早為之計拔去其根株徒負其先見以為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嘗即其對景公者觀之蓋未嘗不欲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己實無能如之何故雖終身竭忠盡諫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遭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處此其規為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強楚又何有於區區事未成之陳氏也即其才足以為矣或事勢已極而機會不予雖刀鋸餘孽憑其窟穴猶足殘善人而傾宗社況乎國之嵬族又為眾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驟去之其為變速而禍

大也豈顧問哉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之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則寧竭力以至於死若此者非晏嬰所能也嬰豈獨不能死躬值弑逆之變而周旋後僭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若此者其處之亦有道矣陳氏之亂又何犯焉故晏子者才不足而智則有餘者也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為孝以死於君殺為忠蓋春秋人傑矣而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真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也怨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為也君亦一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嘗君者忠者不為也員之鞭平王尸也為已甚矣父嘗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君臣之義絕也乃既以身臣吳矣于僚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進刺客以殺僚非親殺其君乎

妙一

七

僚亦人父也僚不從吾報父而吾遂因而殺僚假僚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報父而後已不知員將何以解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藉貧耳不然員忍人也既已覆楚又欲沼越殺人君父以用己之未足而略不憫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嵇康之殺也晉殺魏臣耳為其子者即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身飲泣以明無事仇之義而反顏臣晉又以身死紹可謂不孝之甚者矣而世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繇王祥言之孝可不忠繇嵇紹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吾嘗疑之而以觀員則忠孝之閒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樓山堂集卷第二

二妙集二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蘇秦論一

連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秦秦如是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予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親以擯秦而秦終能禽滅六國以并天下實蘇秦成之也何也秦當惠王時雖強然不過負其形勢以勝天下非遂能出而圖天下也是時地未加擴而兵未加多也其於六國非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秦之患非六國無秦患而秦亦無六國之患六國無秦患秦所以徃六國而使之偷安予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蜀漢既附然後秦益強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

妙二

唐石

一

兵則兵益銳負其益強益銳者以制偷安自保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圖矣揆厥所繇豈非蘇秦為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疑於秦也且為國而恃人以自固者適以自敝徒幸人之不即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而用之於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盡養敵以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趙也儀之說趙者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并漢中是秦之有蜀漢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儀以啖楚然儀之恐楚者亦曰從巴蜀大船積粟舫船載卒不十日而拒扞關以是而推六國從合然後秦得以舉蜀漢秦有蜀漢然後六國益畏秦而從解其實秦得天下

之勢蓋始於此故曰此蘇秦成之也是故張儀之謀秦拙於
諫伐蜀蘇秦之謀六國適巧以資秦夫蘇秦非資秦也其勢
遂至於此天下之勢非難晰也人臣計利於身則不顧害之
貽於國謀人國而計利目前則坐使害之伏於後當時縱橫
之事亦大率昧此耳說在鄭國之以鑿渠謀秦矣曰此秦萬
世之利夫蘇秦之術有似鄭國而其深計利害則猶未如鄭
國之智者也後世謂使六國長守蘇秦之約則秦可以亡嗚
呼亦孰知其先以亡六國哉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
聽秦蠶食以待自盡乎抑稱藩受制以侍秦之不加攻乎夫
六國非合從無術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何也原蘇
秦之合從起於自圖富貴以誇耀其父母妻嫂耳非真能為

妙二

二

六國計利害也亦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為此六國長治
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感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
秦柄以陰助已則蘇秦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
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圖富貴若曰得秦兵數
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其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
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
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為矣
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
不過連六國之師一投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
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之法
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間以乘之用六國之師則擾之甚易
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覺之可窺六國此動則被息又被
敗而此救是六國歲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

之精銳亦盡况歲被兵而秦不困者哉敵多則不知所以應兵久則國內之變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吳人數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真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烏在蘇秦為善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不可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希富貴養寇以貽患人國蘇秦者蓋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全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士方借敵以自樹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王翦論

古今用眾者多敗而王翦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為用

妙二

三

眾即勝未有不自傲其國者翦豈得為名將哉翦智人也其謂取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必不能得志於楚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復將我者也非常多請師則君必不以為怯非君先以我為怯則後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逆探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為我用也不然楚雖強大伍員三肄師而覆其國都以翦之老將知兵必欲王之掃境內而屬之者豈真怯哉吾於是足以窺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將六十萬眾而敗愈疾以王翦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可然翦之多請師者蓋是時翦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耳翦為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眾不足殺主驕而非厚自污不足捐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自怯勢實劫主要即後多請善田之

術先嘗試之以得其情翦可不謂智人哉夫翦亦懲白起之事而為之者也韓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鎮之信之死請假王致之也請假王者信忠漢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善田無厭者翦之術也而非此不全是故蕭何用翦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亡夫功名之士不師翦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翦之請六十萬者詭也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為也然有心為之而輒敗何哉天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即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一有得之取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為我有夫漢高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縱觀秦皇帝而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度涓江曰彼可取而代也而陳勝輟耕太息亦有富貴

妙二

四

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無意即其有意也亦與籍勝輩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嘗即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為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即有得之之時與取之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也為帛書射城中則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則推讓以為能薄至數讓而眾莫肯為然後乃立為沛公嗟乎此非有良平之謀而何與信之教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己得然後其度有餘而後之所為亦不過適稱其量而止此不能無所為而能有所不為故其意常不可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為徒汲汲於己之富貴是圖此不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為者況乎天命之不可假者哉

漢高帝論二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予謂此其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微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其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度亦罷矣觀之留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然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為得用危為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

妙一

五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既屠置關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嚮德此三王之舉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三傑者烏足以知此耶明強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為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羞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為義帝發喪袒哭哀臨即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三代以

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未有不假仁義而能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嗚呼漢唐之王所謂霸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每伏於人不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即有亂而或不至至而不甚焉斯已矣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寧告語見於書者雖引罪致戒之詞多未嘗過計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吾力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為威德也秦始皇既并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寶致其豪傑以為黨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謫戍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項羽亟誅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誅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即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其中之所為瑕釁可勝

妙一

六

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置相則曰安劉必勃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留之此曷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故置其為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及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真帝王之度者不能也抑吾嘗思焉勃之成功者倖也高帝始憂呂后亦嘗深為之計矣即不去之豈無所以置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死亡我非戰之罪之言宋蘇洵謂於其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必亡之勢而疆梁八年之間則猶以其戰力

哉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者也方宋義之欲鬪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舉秦因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益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瞭如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猶湛船破釜視士卒必死而後能破秦則羽不渡河章邯必舉趙趙舉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令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圍宛城三日夫良慮宛而不慮邯者以羽之綴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為危況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如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舉秦秦即舉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眾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魏谷齊愴之續百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遣扶義而西者能遂悍然不反顧哉宋義鬪趙之策非矣使義為上將時盡將諸將西入關則邯必釋趙自救此孫子直趨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為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邯後義又豈能直舉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邯不降沛公即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為之也天下獨苦秦可設章邯未破羽慮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圖漢毋論邯為可憂羽即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爭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戰羽即以戰亡而不亡於鉅鹿之戰也子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范增論

抄二

七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為項羽骨鯁之臣即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弑殺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彊諫烏在其為好奇計稱骨鯁哉是羽惟疏而不用即使漢閒不行范增尚在亦立而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獨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梁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即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興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即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盡謳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執一牧豎之子素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即固守臣節果能令暴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鬪智遂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即

妙二

不弑義帝義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有天下而義帝尚存君之則不終臣之復不可吾不知此何以處故羽之弑義帝者徒資漢以名若楚亡而義帝在則殺之於羽者能必漢之不爲楚續耶不然殺義帝者九江王布也發喪誅羽而乃遣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終姑惜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弑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患楚欲立六國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六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漢臣而增顧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子嘗謂三代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德則亦必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篡漢起者皆以漢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天下太公

不能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況區區立於人牧之
楚心哉善乎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得況假子與
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外
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真帝王之識而非如羣盜一切
掩耳偷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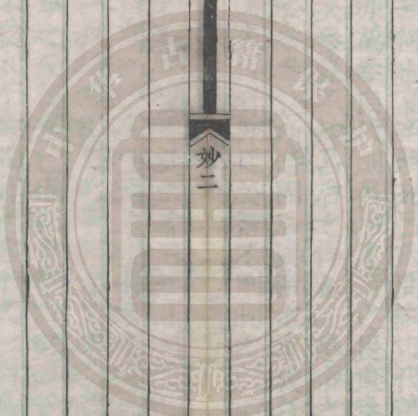
張良論

君臣之間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能
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挾數任術探測人主
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白其然以使
天下事君者之慎所用予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如意事觀
之未嘗不歎高帝之詭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帝不可謂不
知人者矣於問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漢而知五十年後之
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哉蓋借

妙一

九

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蕭曹平勃羣起而爭之
度帝意立寢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能成功哉無如廷臣唯
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
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
真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夫一周昌強諫而帝笑而置之
則帝所以窺測羣臣之意可概觀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
之強諫又使言者如後世史丹張九齡輩之篤言切論則帝
豈漢元唐玄之不若者而必待四皓從游然後爲開悟哉事
關安危大計羣臣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廷臣不言以幾幸乎
隱士之成功漢於是乎無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臥
不規而借力於四皓又不率在廷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
深山之老人此其君臣之間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
詭而子房之善用術數也



妙二

十

樓山堂集卷第二

樓山堂集卷第三

二妙集三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曹參論

史稱曹參為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為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其不能彊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乎勃遺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薦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決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為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彊

妙三

周石

一

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為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為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為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所為飲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為長治久安之術耶夫惠帝非蠢不可與有為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參輔之以誼未必不足以防過母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乎勃不納辟疆之邪說后未必即授諸呂以權迨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蚤為之裁抑所謂童牛之牯易為耳目誰為漢相視高帝寵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即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養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

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視其時之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吉行之爲識體參當悍后弱主其勢之決裂可知矣疆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小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又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如其時之不能垂拱何也

韓信論

將兵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信之用兵即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不先王則垓下之戰

妙三

二

信之蹙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己之事不成而不輕己之所有則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敵於印利而不予漢興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辨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可與守及其敵也足以亡國而要之積弱之後非倣其制而行之則不可以強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況乎連百萬之衆以使之仰鼻息於內雖進退尺寸不敢失

吾意嗚呼以此為守亦不可敢進而言戰勝哉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患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嘗諫立太子為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為趙擇相則立昌當呂后之王諸呂也勃不能強諫後誅諸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噫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為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為呂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酖殺王毅昌又不能即死昌蓋負託之甚者夫昌於是時豈真恃其彊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耶夫上

妙三

三

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強諍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後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諍曰臣今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能負太子也太子既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并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為感動即后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遂閔默以坐觀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即亦不能自遂其彊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歎漢廷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聞有為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吾終以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
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變異用也
周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
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推魯少文之周勃亦即
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
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
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即以
爲抗節致忠曾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有深謀至計豫觀其
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百否則寧奉
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
社稷臣即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
畏漢大臣也后雖暴猶慮淺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以極母

妙三

四

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既王
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平勃
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疆之邪說呂后遂訟
言吾欲王諸呂哉即后意如是而王陵彊諫之時勃等佐之
諭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聲諸呂而使敗以人情
而言呂后未必不悟即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
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其間呂后亦必罷矣乎勃謂
陵曰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
灌嬰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
窋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迨身入北
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士
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則勃
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者亦惟以生死爭之

沈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聽王諸呂時毋亦身實畏禍而姑隨乎長短以固吾位耳彼豈真謂己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被甲而見守尉為丞相朝罷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況國家安危之故謂僅一木彊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為王陵之為而不能其不能為陳平者而卒與平共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李梁止之曰不可楚之贏其誘我也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

妙三

五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夫敬之言固季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觀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強楚而萬乘之師見紿於夷狄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之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夷狄者果盡得乎夫懲匈奴一戰之蔽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難毋亦平城之役創於失敬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之理遂有不暇自念者耶夫天下之言虛心聽之不難見也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常足以感人雖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決擇而至於眩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於平城乃重於違敬而遂移平城之不聽於和親嗚呼此豈獨屢勝之氣難於慮戰而被創之智亦不可與圖成矣雖然田豐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事卒驗者袁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即聽過計

失而於婁敬之說終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周亞夫論

夫人惟猝然之頃可以觀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倖者遂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變不常習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害其誰信之昔者周亞夫嘗堅壁不出以困吳楚矣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臥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之實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為動哉吾觀細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為變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安以圍碁而破鹵寇準以歌謔而卻敵其矯情鎮物似有出於人意料之外者然彼適取其懷來而用之耳

抄三

六

天下見其變至不驚為功所繇成而不知其實有不可得而動者也若以堅臥不起謂可取為定亂之法豈不誤哉夫彼將士之畏威守約雖臨之以至尊不可動豈軍中更有得而擾之者意其細柳之師特豫戒以耀天子而軍行嚴密即亞夫亦有未至者耶以持重如亞夫而吾猶以軍中夜驚為失然則晨馳入壁而奪其軍者其將不可鹵耶故夫用軍如韓信者終不可為後人法也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間有可兩全則兩全之不然盜絀情而伸法蓋法勝則掩恩然可以杜患而息禍若法不勝恩又緣情以絀之見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訓也則田叔之焚梁獄詞是也夫藩臣思僥倖之計至於殺天子之謀臣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梁王不可赦而傷太后之

心則景帝勢必至於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先焚之為得也
不知景帝忍人也其不竟深罪者蓋繇鄒陽之工於劫王信
而帝先入長主之言耳豈田叔之焚獄詞遂能寢帝意哉人
臣奉命治獄獄具未奏而焚之是已先廢法矣而乃謂景帝
曰陛下無以梁事為也梁不伏誅是漢法廢也伏法則憂在
陛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詭自殺首惡已服罪矣梁王為臣
下望誤自可議親以赦使田叔奏獄而為上分別言之奚不
可乃必焚獄詞為也張敞之諫霍氏有之矣人臣引義固爭
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使下之不軌者有所畏而不敢犯
而上之恩意亦未嘗不全入臣申國法而杜邪謀計無善於
此者而乃探測上必不能行之勢以先自焚其獄詞向令王
如吳楚淮南之為反形已具吾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
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為也適以驕諸侯而損國威且又緣

妙三

七

主意以自市其惠跡是而推叔向以貫高事幾不免者亦謂
天下事皆可如是以處耳亦悖之甚者矣故吾嘗謂郅都之
侵責臨江王者殘人骨肉以為忠田叔之焚梁獄詞者實非
以忠而全人骨肉也夫大臣所以善全人骨肉者自有道田
叔蓋未之知也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微行道遠欲斥諸縣為苑以館陶公主之獻地至
寵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為小矣在廷諸臣不聞有所諫
正丞相御史且阿旨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繫大
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談諧取容者耶其傲弄
公卿毋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
助壽王等同稱見諸人以諛進以誅死若朔為避世金馬善
於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寓詞託諷而諸人利口

取給也朔學術稍雜縱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廷豈有右朔者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卿慢世豈以竊婦滌器等事爲朔之所不能耶後世又以朔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爲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行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覆吳伯越何壯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污者而必沒身於財蠡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曼倩嗣宗共稱則益儼非其倫矣夫以相如慕蘭吾謂還璧御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爲玩世則殖財者藉口矣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獎許阮籍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談諧傲弄者非所以定朔也故朔者能爲汲直而不以翹稱不爲弘曲而能結主意朔真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朔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步三

八

樓山堂集卷第四

二妙集四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賈誼論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然其創制非盡善也于是賈生以不世出之才悉欲起而更定之以絳灌東陽之屬害其能天子亦疏而不竟其用吳生曰不用生者帝也豈絳灌之屬能害哉誠使是時誼即得大臣如絳灌者為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為者帝所必不為故善其言而棄其身者繇主臣學術之先異也方天下新去湯火帝一切與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興禮樂改制度者行之上比三代之隆下可杜諸國之變然帝勿欲也帝若曰此非吾所及也吾學其為如此者而已觀其宣室之言曰久不

妙四

禮本

一

見賈生自謂過之其所過者何事乎蓋帝方自持其術以內與諸臣角彼豈不知漢臣無出誼右者至誼痛哭流涕而卒不可奪其意蓋至是而始見也夫名士之士不世出矣而或非其主賢知之主亦不世出矣而常苦無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譴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世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涕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遇文帝而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漸漬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絳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待詔三十三歲始沒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於紛更其短誼者誠有之迨其後從長沙見徵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

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是而盡見其隱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冀其推引亦無為也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用人君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遂憂傷至於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即不死帝亦卒不用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為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可寬爾矣

公孫弘論

史稱公孫弘阿世取寵又據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發蒙審是則國有大變弘直孔光張禹之流雖黨竄賣國亦身為之而不惜矣予跡弘之始終弘蓋足智持術善于處功名者即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由有二躁進怙勢其大抵也躁進則志貪志貪者多濡忍及其既也喪盡

妙四

二

廉恥而有不顧怙勢則氣溢氣溢則行必邪及其終也欲遽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必盡天性乎有所漸于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然後蒙面屈節雖孽自己作而安之可而弘有是哉弘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起徒步為宰相然當徵為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郡國再推上而弘固讓其于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對策合上意所成就遽如是哉迨為相而身自儉約奉祿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衛山黨與自以無功而乞骸骨弘于止足之義非不聞者假令淮南之謀不泄其所謂下弘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成于漢相無加乃八十老翁僥倖于必不可得之圖而以國輸人弘而愚人也可弘而智術有餘者豈出是哉弘之所可議者外寬內忌徙抑伸舒為己甚耳事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廷諍毋亦重于以身蹈不測而要與媮合苟從者猶不可同年語

也蓋弘爲相多識大體族郭解廷賢人詘于朔方之難則願
罷西南夷以奉之受汲黯廷詰亦任過而無所辯其因事寤
主與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表章儒術至吏通一
義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實爲歷代右文之始若徒
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擯謂弘于回面污行之事殆不
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弘者哉漢相如申屠嘉以死抗
節弘誠非其人也若青賀屈釐之相踵誅戮又如楊敞王歆
之唯喏玄成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弘不爲漢賢相乎田蚡
受淮南王金而有不忠之言後武帝聞之曰使蚡在族矣弘
至元始中猶受顯褒則弘之賢漢固未始沒之也夫人臣賢
如公孫直以不能諫爭人主後世猶將引其無據見詆之言
以爲疑況其不如弘者乎固知守正不阿爲人臣之大節而
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乎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
而加之矣此予于漢之諸臣而終致疑于平勃也

妙四

三

霍光論一

託孤大節也然天下方安蒙屢世之業奉一王之令內無女
主大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強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操司
馬懿楊堅之流傾險奸詐因會攘攬則亦不必皆如伊周者
而後勝其任也霍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有卓然可
見之才而帝以幼主屬之于是帝號爲知人帝誠知人然廢
立之事非帝所逆觀帝若曰主雖幼而天下安如光者亦庶
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早智桀安之讒不行不然光
身且不免安望其捍社稷安幼主用以答先帝之託乎設不
幸而昭帝既壯亦如昌邑之行淫亂吾不知光亦將舉而廢
之耶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異昌邑之不肖光廢之而社
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所以輔

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于光光之所以效忠幼主者蓋無大于嚴輔翼之官慎匹妃之選而光事昭帝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雋不疑引經決獄光僅一善之而已至為帝納后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孫也桀之輕慮安之幼驕燕相乎知之而光不知乎因蓋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卻丁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卻后此豈光所難哉毋亦以其親戚結連可以自固亦恃己專政而他無如何耳不知適以啟外家之漸而成桀安蓋主邪僻之私卒之上霍爭權幾執光而傾危社稷嗚呼殆哉此誰遺之也吾故曰光亦幸而值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實則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駟鈞家惡故不及齊王武帝懲呂氏之禍將立子而鈞弋不得赦絳灌為賢

妙四

四

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即而論之其憂深慮遠皆可推之為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講于此也至于受人之託因攘而有之夫匹夫然諾猶相信于存亡死生之際而況人臣之于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禪為忠夫使人臣而盡如莽懿之流世寧復有君臣哉以狗彘不為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兒童之見故人臣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所謂大節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捍社稷而安幼主吾所謂輔之道亦安可不盡也

霍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即抗節非難也期于有無所為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臣所能豫計哉人臣而先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既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社稷光憂

患不知所出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
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
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
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當是時使無延年的贊決
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所爲廢立者而後
取決延年的言發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使光素以伊
周自命則胸中有所期必而形于外者亦無堅確靜鎮之度
于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陰
陽微倖其閒幸而成則不免于殺身不幸天下事不可知徒
爲奸雄藉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
亂其中故其志一取決一時無所遲疑搖易于其閒故其氣
專志一而氣專天下之大節有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
以下有廢立之事者誰不自以爲此古人之哉至于聽搖

妙四

五

于外而志亂于中小者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己欲利而有之
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晉趙盾迎公子雍于秦又患穆嬴
而立靈公背先蔑棄士會結敵怨後靈公欲殺盾而盾卒蒙
弑君之惡吾嘗謂其原皆萌于此夫謀國如趙盾始立不定
卒被惡名彼後世篡弑相尋皆緣此而甚世豈有伊尹之事
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所以能舉大事而不亂
者非才節可述其樸誠有餘心無爲而爲之光誅昌邑羣
臣二百人其徒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緣此觀之廢立之
事未萌而身已岌岌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嗟夫人臣
無故而伊尹之志吾亦未知其可也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裁抑身死之後至于族滅班史謂
其不學無術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信矣夫光于謀國

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毋亦智有所殫則有所蔽故光之破家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智有所蔽者則忠有以盡之可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固非蕭何匹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專任關中身犯危殆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而免向使何屑屑焉憂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以其萬全者遺主哉故吾嘗謂人臣能以其萬全者予國必以其不全者自予鼂錯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其全者予國也蕭何以其全予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國危而宗全猶弗全耳嗚呼光于是乎可原矣所謂誠樸有餘者也當其輔幼君值巨變躬廢立之事仆桀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

妙四

六

覆而特不欲自身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於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干暴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言之光非盡強復自用者廢立之事決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感夏侯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鮑召之策吾知光亦必虛己願聽矣迨光死而宣帝不圖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聞張敞之疏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意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爲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社稷之深遠圖大而暗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忠有以盡之耳抑吾嘗論之范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聲妓可以媿韓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覆其家而已乎夫鄼侯之不治垣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侯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

爲人臣居功名者之法光猶未至于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于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僥倖而又非盡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于是乎可感矣

蕭望之論

蕭望之以材任宰相爲宣帝所器重受遺輔政身爲帝師可以有爲矣而以與史高恭顯忤內外交掣卒以殺身其死爲可憫吾以望之之死非獨其身之不幸西漢之弱實始于此何也望之以師傅舊恩爲帝所嚮名儒高節猶宦官外戚之所憚也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其不可遽退亦已明矣元帝之暗弱宜亦望之所知望之不能據法守正執退恭顯于宣帝之時而乃以太古久遠不近刑人之制匡拂元帝豈不誤哉史高是時徒取充位而已使望之制之有方當不至與隙而驅之以與恭顯比劉向周堪既皆任用使不亟亟

妙四

七

進取自相稱薦亦不至投敵以閒如是而望之可以得志奈何志不出此卒以讒死也自望之死天下士大夫喪氣于是貢禹匡衡之徒相繼任用要皆宦官外戚所援引依違附和釀成王氏之禍在廷大臣遂無一人敢抗之者予嘗逆而溯之謂皆自望之之死貽之不爲過也夫大臣以其身係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不絕如綫者死之可也則李杜諸君之受禍是也時與勢皆不至死死且無益于國適足以張凶人之氣而使天下持祿畏禍者率用是爲戒則望之之死是也故望之者不可以死者也不可以死而死誰謂死足重哉使望之于是時艱難深固陽以不逆其意而乘機讜會去邪佞于不動聲色之中者上也不則如任隗袁安行義脩內雖守正不阿而不爲竇氏所害又不然當廷尉獄解奉身而退堅臥

不起庶幾感悟帝心使恭顯猶有所憚數者無一而慮淺謀
泄自蹈讒戾而死蓋亦忠節有餘而識量不足者也吾觀望
之陷韓延壽于死已知其伎刻無大臣之度受鄭朋邪諛之
詞即接見以意出獄受爵之後更生既使外親上變事推進
已而又聽子訟冤意其喜趨附好聲勢至老不衰不知先以
其身入恭顯術中矣大臣有不幸值恭顯之際者其毋以其
身入人之術中哉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
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
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
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

妙四

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
意對罷遣武賢予謂充國之言忠矣而浩星賜之策未爲非
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煩璽書數責而已數條奏又最後帝
下其議而羣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必可用其所爲一時事
者不必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之利害已盡詳前奏中不
必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既已知其能而已復不有其
功如此則宣帝未必不益多其讓而强弩破羌有不感而且
愧者乎而必厚自張伐不錄二將之功令武賢深恨卒告其
子以死則亦充國不善自全之過也夫當諸羌背叛之際上
使丙吉問誰可將而充國曰無踰老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
臣之忌及守屯議而舉朝先無是其策者向微明君賢相充
國能卒行其計而成功乎排衆議而功成即微自伐吾亦岌
岌慮讒之不免而況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

自守身死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既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道而充國不受善言卒有子禍與辛氏世隙然則其以壽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營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謂武賢之告實其自取則功名之際居之者蓋誠難哉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右丹者然亦因是而有感于世變矣蓋其皇以定陶為號而不立廟京師者此丹獨議也丹豈不知上忤帝意然見禮甚正故持論不阿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董宏上書引秦為據而欲立其王后為太后冷褻段猶則欲立廟京師厥後朱博趙玄復稱引宏議而劾免丹此豈真有見于典禮哉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閒以為富貴資若是乎禮之是非即自人之

妙四

九

邪正分之也宋漢議興而司馬光引丹議為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無稽而禮官臺諫共指為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異中書禮官皆一時名賢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文亦未始非也本朝興獻之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嘉創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漢議時中書持之不無稍過遂反為附永嘉者捷徑于時董宏褻猶實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又以禮之異同而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朝執丹說者至九死不悔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何如哉要之守正者雖違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其所以合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褒宏者流議雖伸于一時而孰知其為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為知禮也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蕩
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廢立何事耶國無骨鯁之臣
強諫力諍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畫無復之或不得已而
出于微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悲矣故吾嘗以叔孫通之諍易
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諫使人主有所動而事得
以立寢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傅昭儀而欲立
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舅王鳳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
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
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
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
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于是上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
遂爲嗣夫候閒獨言示以必死已足奪人主幾幸之心又謂

妙四

十

得于流傳使不至自遂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
有不即悟哉使于此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然必至公卿廷
諫反使其主以無所容而成愎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
往至于不可救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
繇不能乘閒直發執義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
高宗欲廢后而立武氏所憚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即
欲廢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
意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士蕩狐突原款者之比也而事
不幸類之況乎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長孫無忌者不少也
又況其多勳與敬宗之流也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霍光東政所置相則皆
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相權之輕亦于是極矣獨

魏相以練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推仆使漢相以重而相又好
觀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捐釋敵忿奏言災異豈不為漢
賢相哉然吾以為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以取位固主而
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漢之亡始于宦官而成于外戚
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自白去副封之後帝固已深倚任之
矣相能探微旨以破散霍氏之謀豈不可因主方嚮我而有
所執持裁抑以遏絕內外干預之漸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
此何為也霍氏不宜泰盛自可訟言于朝以引義固爭而乃
有所因緣以為重然猶曰非是或未必濟也至于言國家安
危大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等詳議乃可豈以
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吾于是而有以窺相之私矣即
繇是推之蓋寬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而相不救夫豈不
能為鄭昌之爭乎重失內廷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交

妙四

十一

懼王許者而欲與弘恭石顯為忤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
以丙魏為冠子則以宦官外戚之禍皆自相貽之固知人臣
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為之而古大臣不以
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嘉之
封還詔書申屠之為檄斬通宋弘之正坐讓譚疏廣不使外
家監護太子以示陋于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智深
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如此
者可為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于是者歟

樓山堂集卷第五

二妙集五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國家當陵運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而起遵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夷如此者皆中興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已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為中興其實難于開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下也楚最無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伐秦也而天下之苦莽也人心思漢故漢必覆新非漢之人即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持空名可以劫天下哉空名可以劫天下即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為者盆子胡為者子嬰固嘗帝天下矣方望夷立之亡不旋

妙五

魏石

一

踵又胡為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創也何也創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是故背聖公而不為不義遽即位而不為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倖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向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他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竊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伺釁以僥倖于非據哉彼晉元宋高雖國覆君亡然正朔尚在己特持空名以為人擁立耳既立而志願盈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偷安狃狹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為利者于此亦曰中興此又嚮之盜賊倔彊以妄度乎非義者之所羞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哉吾故表光武之興以為非有創之實者不能也彼無創之實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劫哉

漢光武中興論二

古之得天下者豈必皆生而有天下哉生而有天下者繼體蒙業之主也非是者或絕而復續或取之他人之手是本無而有之也本無而有之當其無也無利於天下之心而聽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聽其有者即其有之也不能堅吾于光武之有天下知其能為盡者而不為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懷愍之沒也元帝即位于江南後宋之徽欽被虜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兩者天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于他人而自有則聽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為有之事者視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兩君之意若有震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為利者此實何哉晉元之即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

妙五

二

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為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相有可以進取之勢乃棄而不圖至其後視議恢復者為寇讐若恐二聖之一旦復來者此皆以為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為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有者可奈何是故利沒于前害怵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即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及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春陵首義旋立大勳乃一無有冀焉直至于更始既敗然後若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即微寵而天下固吾有也至同時侯王崛起據土地假名號者以十數而必盡外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惟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即位之後唯賢

實其素嘗相從及郾南勸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封十八王之故智及其既平諸盜又令終置隴蜀于度外此與後之晝江而處者規摹雖異要為不能盡其有矣其何以稱光復漢室為中興令主哉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為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李固論

李固遭漢末造以爭立孝桓為梁冀所惡冀又以固名德恐終為己害使馬融為奏卒陷之死當是時固蓋居必死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悲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酖之日而死于蠡吾既立梁冀誣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尚食窮問

妙五

三

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即建白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清河乎不能也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己趙戒胡廣亦決不能助己以犯冀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奮上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曹騰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為得哉夫順帝崩而清河之立既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議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申其惓惓用以激怒豈不愚哉吾故曰不如死于質帝遇酖之時為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固下獄而後始有貫械上書要鐵鑕詣闕門通訴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後黨勢成揆其所起皆李固杜喬之死風之也世謂漢以黨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繇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

向微諸黨入杖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下豈至賊丕而後禪哉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敢有而貽之于其子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蓋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李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為非所哉而吾猶謂不如先死之為得然則人臣有號為通經如馬融而陷人之死相知如黃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趙戒胡廣之流則貪位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真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乎死者之如固也

丁鴻論

後漢書鴻父緄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纊經于冢廬而逃去後于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乎鄧彪劉愷之

妙五

四

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據范氏之說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歎之而甚鄧劉之讓爵于弟為不勝戮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惟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為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矣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定則泰伯之讓志在翦商不得為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未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有所為而為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聞風而跡其事者要不能無所為推其心蓋知忠孝之為美也而析義未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子取之若曰親世俗之爭而讓者不庸愈乎且以應襲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已為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為也此庸人所易以己所應得之封而推以讓弟事誠不可為訓然能斷斷奮義而行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

蹈之以庸人所易者而責其必不能全豈聖人與人為善之意乎三代而下父子兄弟之閒以爭奪而至于弑逆相尋者何可勝數一畝之宮數瓶之粟取者稍贏手自戟矣況乎享有爵土而捐己善讓豈非慕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必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罪之施可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好氣節然如此者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為此聖人所必不為嗚呼其亦不怨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魯桓之弑而深罪隱公以闔閭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古之聖人也其讓也夫子稱之況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為能讓獨可罪乎哉鴻之書曰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裁于義者吾猶悲其感于鮑駿之言不卒遂其志夫駿所引不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羊是衛輒之說也抑豈當于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督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妙五

五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豎勢在威孽士大夫厲節抗義至于遭黨錮陷刑辟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感慕氣烈未嘗不病其過然是時即徵諸公漢亦卒移使諸公不為其過漢之為漢又何如哉予獨怪郭林宗名傾一世卒與世浮沈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為高嗚呼若林宗者所謂巧于取名者也其圖身則哲謂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繇李元禮而其所最稱歎者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己而重之耶抑以其非己所及耶如其其同己也則宜有知己之感泰豈其吳導景毅之不若以其非己所及則二人亦既以鈞黨取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刑

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伉直不回卒以誅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及陳寶諸君也林宗亦既交李范慟陳寶同時名士無免者而郭泰袁閎何以獨幸苟全耶夫易稱先幾詩景明哲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訐朝政爲名然事錄名士之互相標榜始慕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議當時林宗實爲八顧之首已始其事入罹其害入以不免爲過而已以善全爲高吾不知林宗果何術致此林宗于仕隱之間無所據于人己之際無可解不獨有愧于李范二賢而已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猶有譏之者而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百子讀范丹傳謂丹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夫丹之不就王奐視泰之假榮同舟者誠爲不類而平時引勢以相重違艱則幸免以爲能丹之鄙泰未爲過也嗚呼東漢尚氣節然亦多爲名劫以郭泰之名而不誅其隱何怪乎世之議黨禍者輒以李范陳寶諸君之死爲過也夫使世不有爲其過者郭林宗真東漢之季一人矣

妙五

六

陳寔論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即相率以禍爲戒吞默隱忍以浮沈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耶故黨禍有必成之勢而諸君子無苟免之理陳寔始與李膺之禍時黨人多逃遁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自往請囚是寔固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復舉鈞黨張讓以德寔故多所宥全寔微獨己不求免又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制行皆如寔也黨禍何自作哉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我爲之則爲先幾而他人爲之即爲墮

節有自我爲之則爲保全善人自人爲之卒以貽恥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觀也又必要其事之本末人之初終按之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常侍侯覽常託太守高倫用史寔曰此人不宜用而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使不深觀寔之設心敢以此二事爲儉德避難哉又使不觀寔前嘗就獄與後多全宥即寔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寔而不爲陳寔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即不可無寔寔之爲所以爲李范也君子亦信諸其心而已不原陳寔之心而因欲貶李范之節則太邱豈甘以其身爲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寔此寔之心也因寔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假陳

妙五

七

寔無所爲而弔張讓此恥豈在元稹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或謂即無利不得不避禍吾不知後世士大夫屈節奄宦至有稱誦功德者利耶害耶此又苟免求生者之所羞稱也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之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既已畏禍貶節矣猶欺天下後世曰彼其志或未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于以退爲進但不爲戚孽宦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怒其所立心矣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稱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舉辟而竟爲董卓所徵驟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于仕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己所能爲與否以卓之凶暴而尚欲存心匡救

至勢不可回則因而圖之若此者非爽所能也僥倖其不能者以先喪其所不可枉事之無據無一可為爽原也爽被徵謂為吏持之急不可遁命然既徵之後一月數遷而爽不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為伍瓊周秘亦幸不為蔡邕之續耳瓊秘為卓所舉卒以諫卓遷都死邕則死於附卓夫死于附卓何如先以忤卓死況申屠蟠鄭玄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爽之不愧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盧植而爽亦遜言以免彪琬然宗社傾蕩則依回聽之居位若荀爽者吾實未知其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為邪臣薦引既不能拒而又寬為之辭曰彼欲有所匡濟也乃事不可立而我之志節已先為其所奪嗟乎如荀爽者可勝歎哉

魏武帝論

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明于形勝之說者也乘亂而遷國因

妙五

治而營邑其道皆不外此漢興納婁敬之說而都關中謂可一面制天下然方其起也以王漢中蜀漢既固遷定三秦然後馳騁梁楚之郊故項羽未滅而成敗之形已瞭于掌上矣夫六國之所以并于秦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此賈誼之說也今夫決機于兩敵之間度險易料彼己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而處之然後不為人所制而已可以得志吾觀三國之用兵無過魏武然終不能并孫劉以一天下者蓋料敵之智有餘而爭天下之才不足何者不明于天下之大勢也夫天下之大勢中原可戰而不可以守吳蜀可以守而不可戰以其可守者予人則己之戰力無所用矣是故蜀漢不得荊州不可得而有荊益不附吳會不可得而被魏武不先攻漢中以其勢下蜀而遽用兵荊州此失

策之甚者也然雖兵敗于吳而苟先據漢中荊州可不戰而自有何也勢在我也嘗考建安十六年曹遣鍾繇討張魯隨自破馬超韓遂盡有全關之地是時備未入蜀也誠于此時破服張魯因魯之資以下蜀劉璋之不敵審矣然後撫循蜀漢使備進無可據而即以其勢下荊州則備方資地于人其新集未固之衆可以即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權自屈服乃棄而不取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爭漢中嗚呼亦晚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曄勸急取之後魏武嘗以不用其策爲悔況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力乎益州天險而土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因之以開帝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一矣世謂魏武明于料敵變化若神而以不明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若魏武者吾終謂其

妙五

九

一將之才有餘而已

諸葛亮論一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即止不以才累智者管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舍荊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尚在諸宿將之未死與蜀漢之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舉事于禪立之後此烏在其爲智哉吾以爲此亦未即天下之勢論之耳蜀與吳魏之立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天水之小竊操之武而多謀權之沈而能決非若籍之蹶張與公孫瓚之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先主雖傑非高光之比蜀即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滋至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假亮即以其跨有荆襄之衆奉其傑主以帥敵萬人之關張能左臧曹而右殲權乎又不

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北向乎毋論志不可獲設用師于荆窺吳則魏乘其後窺魏而吳更違盟不幸亦如羽之陷覆復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新附而一日數驚魏師之至者何為也嚮使劉曄之計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即圖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足以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吾故曰此其勢使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足而連年暴師竟至齋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即滅也而身之不敢即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耳不然先主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為而世且以不能致桓于王為仲病夫致桓于王則代周矣仲即才詎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哉仲之料此固已審矣吾故論亮而因及亮所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執數說以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智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焉論者曰操召丕而屬之植以譚尚為戒而丕與植迄不相能使捐數十萬金閒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雖以才見幸然輕動多過固非有奪嫡之深謀且是時勢已在丕毋論非劉項之比即與譚

妙五

十

尚之各樹兵者已異矣又黨植者不過楊脩儀真皆浮華豎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丕之奸雄亞操固不至如譚之窘而無識籍之躁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若骨鯁者之僅有增也兵未交而閒行則事易泄欲遂以此蹙曹此疏之甚者也論者又曰亮數出軍祁山魏延請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即勇能以數千人覆魏降虜夏侯楙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況亮乎以此而譏其軍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所謂亮之失者蓋亮有可乘之機二而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圍曹仁於樊也時先主已得漢中矣操憂羽而欲遷都避銳遣徐晃援仁度其勁兵銳卒已悉于樊亮以此時別遣將助羽而已帥師北向更發使至吳申固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應固吳則吳不至襲羽助羽則羽必能下樊又羽方

妙五

士

勝魏而蜀方睦吳吳知羽已乘勝而蜀更出師起而相從可以收利此一役也魏可以亡而亮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魏也亮惡其反覆又恐其為患亮欲促其事故泄其謀以致懿潛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假節據要其勢足以擾魏達擾魏而懿必身當達吾厚固其交以助達而已復悉師向魏且達先圖達吳而使吳亦從東起吾不知懿又何以應夫達之與懿其難易何如也使因達而可以逞於懿然後圖所以制達者豈其難哉亮不過慮達得志是魏未滅又生一魏也曾不悟高祖計王信越以圖所以殘楚之術故曰亮之失者有之此又其一也夫不知亮有可乘之機而以閒丕聽延為必不可得之事以罪亮此為暗于計而不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亮失可乘之機不圖而以十不及之地百不及之衆竭智匱忠奉區區不絕之名號欲力征以統一天下亮亦不

自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妙五

主



樓山堂集卷第五

樓山堂集卷第六

二妙集六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孫權論

孫權乘父兄之資值紛爭之世悉其江東之眾宜可進而統一天下乃其土地竟于一江終其身非北服魏則西和蜀不聞有飲馬河雒觀兵梁益之志則非智有不足亦其勢有所不可權可謂明而得所處者矣蜀則猶吳耳鼎足已成曹之不能圖吳蜀也猶吳蜀也此當時之勢也惜孫權知所以自處而未知所以料人卒其所以得處者其自失也甚矣何以言之語曰圖王不成其弊不失為霸未聞君臣之閒而可隨勢輒變者也權之始而拒曹也謂曹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其拒曹也所以奉漢然是時權已無漢矣齊桓公以諸侯之師

妙六

諸名

一

伐楚責包茅不入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雖眾無所用之桓公與之盟而天下于是服桓公之大而完辭之正亦無所屈曹之挾天子而征伐也既破荊州移書責權益自視桓文矣向于此時權亦以完辭還對曹將如之何哉乃張昭之欲迎者畏于勢之不敵而非必見于漢之不敢貳也瑜之拒之者見江東之不可失而非謂破曹遂足以定漢也然猶曰非是則鼎足之勢不成權方欲為曹之為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篡漢者以吳蜀綴之也此戰之力也然一權之身始以新集之眾連蜀破曹既以已固之勢又敗羽臣魏此曷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謂之爭天下則臣篡漢之不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輒背之夫權豈不知不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操之

不遽篡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丕之卒受禪者以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已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為名耳其于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似鼠吾跡權之始末亦為近之重于失江南則拒曹而敢于絕漢非中心不畏曹也抑重于失荊州則攜蜀而甘于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者見小利者也非惟爭天下之智不足卒亦不知所以自處後之君子尚以固守臣節沒身奉漢號而不敢帝制期之不已過乎權亦幸而生漢末造承父兄之資而遇起者曹劉耳倘天命聖賢而時有高光者出則于公孫隗鷲之間置一權者吾不知果何如也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顛鍾繇皆過擬之以為王佐之才顏子之德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房而

妙六

二

道似伯夷子以為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于紂之朝亦終身未為周畫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為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于商無益于武無損非有所出于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于時秦既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竭能盡智奉一主而已善終或三世為漢臣因董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為忠于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篡志而勢不可復制者即以此哉故彧之言為漢實為曹也當操失利于張繡之時彧為操畫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為喻嗚呼此豈為漢者哉夫彧始終所畫之策荀攸程昱賈詡郭嘉輩皆知之不必彧也自彧勸操迎天子然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曹爭者亦以匡漢為名假使紹先挾天子彧又將何以勸操耶管仲之致君子霸也服楚而不戰存燕

救衛而不私操誠絲毫無翼于漢但擁兵奉帝而責天下以不貢不臣天下未必不服也己有挾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責人或蓋自持矛盾之說以教曹者也且或于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異志徒為諸人尚在可謂天下知之而或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始且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于是而以或有王佐之才吾不信也或勸操廢后納女此為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及事泄則陽驚以自解此為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之空名而以憂死曾顏子之不貳過如是乎如或者至死而猶巧于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畫之無復之哉始或去紹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或代操畫策以開冀漢之基謂為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況敢遠比伯夷乎夫既為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為而忤操以死者孔融也

妙六

三

義不肯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為漢賊成之者荀彧也或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為賢然則名果可以欺而得孰謂或不智哉

賈詡論

曹操稱善用兵既破荊州欲即以其勢下江東為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詡識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荊州為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據而有之故曹既并荊州必圖江東者亦其勢使然而惜未知所

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力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自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瓚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為戰以蹙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岬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需而空名服矣故詡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餘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不過三萬能為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急于一戰之利于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惧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

妙六

四

徒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間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敵拒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賀若弼之破陳皆此法也晉人三合師不戰而楚已敝況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必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不復振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輒歎詡言之未用孰知詡計亦未為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有不敗有所恃則忘己之所短雖敵有長而不忘曹操舍鞍馬而爭舟楫與苻堅百萬之衆殲于一戰二事可以覆觀向使操納詡諫而堅從猛言雖不勝可無至敗故如詡者不可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關羽論

關羽圍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曹操

身出南陽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司馬懿將濟諫之而止二人之言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而羽卒以權襲奪荊州兵敗而死向使二子之計不行而操果遷都避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之際權為犄角而別出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矣蓋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即智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閒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反襲羽而為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交兵強魏乃方略布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忽羽以忽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以恃羽而羽敗蓋觀備入蜀而羽獨留鎮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書可知也然羽即能至

妙六

五

欲以一州之眾觀兵河雒而曹強而扼其前孫譚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勝而不一為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署而不能遣以輔羽歟或者孔明以國內未固不欲羽遽用兵觀先主征漢中而亮尚難之以問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歟抑制羽而不受歟或糜芳傅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鎮之後而國內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歟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盟從魏歟吳不棄盟則羽即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敗非所逆睹歟不然羽之矜勝護前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狡鄰內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坐觀而不為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為羽分過豈其理則然哉毋亦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為之閒以垂成之功墮于一旦以劉先主之傑諸葛

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舉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深而慮密也

陸遜論

曹操創于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南之眾憑戰勝之威假西蜀之強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于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覆沒蜀之所以終于不振者以荊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于亡者亦以遜之急于得荊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瑜不得備為助而操未必遂敗走魯肅之勸以郡資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懼操之必爭而謂非備不足以當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誠以一

妙本

六

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然因魏之懼羽而議徙也而已更出師他道以擾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于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稱鯁亮有義節者許兵襲人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為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心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已果助羽以蹙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荊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飾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羽而即可乘勢以圖蜀襲之可也或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即可以固吾圉而國勢因以日強襲之可也荊州自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不足以遏魏又當敵衝焉卒晉之所以滅吳者蓋繇此始也故遜之襲羽蜀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掣蜀之勢翦已之援而為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襲羽乎哉援操而

後能襲羽稱臣于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曄曰小國相救利也今還相攻天亡之也欲因備怒以還擊吳向使曄之計行即吳已隨荊州而墟矣故遜之計是蹴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蓋長于襲羽短于拒魏而淺于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荊州一失荊州而遂兩受其弊彼遜者豈真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己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為功背襄盟好忘國大讐而陷其主以臣人之恥豈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為能吾故論之如此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備論者皆以為失即孫權亦曰子敬勸予迎周瑜拒曹操是其二長而以地借玄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即魯肅之所以長而借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

妙六

七

未能明其意而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為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即曰首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緣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嗚呼肅之言如此此何異孔明初見玄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之者也向使肅言即行操安得先據荊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琮降曹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既引劉備以為援又資之荊州以使之拒操蓋肅之計深慮遠未有如此役者也何也操非畏吳也其得荊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為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荊州當敵則操與備爭而已得休息以承其後向使曹忿其敗而師數出

權能保其長勝乎故資人所以卻敵卻敵然後能自完自定
 然後曹勝則劉受其微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誠
 計之善者也周瑜人傑也當時聽肅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
 聞權以地資備而筆落地夫天下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
 恃以為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以自固肅此謀瑜知
 之操知之蓋英雄所見略同而被蒙遜者不悟故急于復地
 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不能進取
 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散而秦得以并天下荊州
 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亡蓋天
 下之勢固有利人所以益己而翦彼實以凋此者非智者未
 有能深見其然者也權襲羽之後畏蜀出師而稱藩于魏朝
 臣皆賀劉睦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
 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國不能久存況蜀

妙六

得外我攻其內乎繇睦言觀之肅之計果未為短也故吾嘗
 謂三國謀臣魏無過睦而吳無先肅者丕聽睦言則吳當先
 蜀而亡然而肅不死則魏之天下其亦未可知夫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篡逆之臣樹根既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之臣
 不能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可制制之而得
 幸而身死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國
 有存亡不同後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至
 死而無救于亡則其死之尤可悲也亦謂其不如國安而身
 死者之為得也昔者鼂錯為漢削六國以袁盎之讒死然計
 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
 死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繇範為爽畫策爽不用而事
 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為爽死死何足惜範

之死為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為劫于晉而不錄後世以為黨于爽而不察此範之死所以為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為漢賊然適值喪亂之後羣雄鼎立故曹得因為功又計勛量力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堪大用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為爽在則魏之宗室尚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凋其蔭根不可得而拔也不翦其衛勢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則蓄謀稱疾而乘閒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真欲去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并己之權而毋使人分其勢然後魏可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諫爽不從而哭

妙六

九

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驕侈範豈不知其必敗何鄧鞏之浮華範豈不逆其不終範魏之舊臣也爽素重範範素不在晏諡之列不附其方盛而謀其將傾不諍之于事始而救之于其必危範智者也曾計出此哉範蓋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之足以止篡藉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惜爽義皆狃憤也事勢昭然尚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國予人範即智能如之何哉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遷夫然後痛範之以忠于魏而死也悲夫範與錯皆所稱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安得如範之以魏死又不死於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所謂愚不可及者吾以範足當之

司馬昭論

自古奸雄竊國每視世所不便于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于收人心移士習而已夫三代之王也必起于得人心其傲也陳氏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予嘗歎東漢之天下士之氣節留之及晉篡魏而士大夫覩面喪心若以為當然無足怪此實何也蓋昭之賤守節而尚放達其成為風俗非一日矣故柔靡之氣中于人心篡殺之禍視為故事舉天下皆漸漬移易于其中以唯吾之所為而莫之敢抗昭豈不謂奸人之尤者哉不然高貴鄉公之被弑魏之臣不但無死之者而一時名士放言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賈充王沈無足道矣阮籍之徒時號為賢乃周旋亂賊託為遠害即嵇康之傲睨非真能仗節守義也猶以為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

妙六

十

之卑無過于魏而實昭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過于昭者也

晉元帝中興論 乙酉五月

晉元帝之始為丞相也間長安不守即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即位以後導為宰相遂君臣偷惰無復有經略遠圖以至于強臣見逼卒于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微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讐未復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奸雄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復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

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于君臣骨肉之間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陵之衆不退又趙不背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即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嘗謂晉元之得國倖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不可復興賊不可即滅而其言曰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于是連年動舉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為亮病無怪于誤導者以偷安為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真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即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為後世法者也

妙六

士

唐肅宗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肅宗即位靈武論者以為名號既立則人心皆奮而諸將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于此權而事濟從權可也予以為不然皆丞相睿初即王位于江南及愍帝凶問既至紀瞻謂晉氏絕統于今二年宗廟無主王不得固讓于是遂即皇帝位夫元帝即疏屬當其既正王位之後為羣情所嚮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若肅宗之與玄宗則親父子也玄宗雖幸蜀大統未移且帝既留太子起兵又以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于時勤王四起而郭李之師已集矣帥之克復直且晚間事然後請反乘輿克盡子職吾意玄宗以太子功高必傳位無疑即曰成敗未可知不若早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則先以馬嵬之命請之未必不從待其實冊至而後受之亦不過且晚間事耳乃遽不能待遂即位改元何哉即位之後以兵事委之廣

平王傲而已汲汲欲建儲立后及與婦人相博為娛繇此觀之天下有忍焉若是者乎是時玄宗春秋高嚮微李泌之善諫則于請上皇還京時已足憂傷其父矣又豈待受制于良娣輔國然後使興慶不能安其居而辟穀不得善其死哉肅宗天下之庸主也有廣平之視師李泌之納忠郭李之為將直可以削平禍亂而特制于強閹悍后以遷父殺子使諸將不得盡其用其不亡者幸也故安史雖仆叛逆踵起我叛父而人亦叛我自是之後武夫兇卒相煽拒命迄唐之世終以藩鎮亡國皆靈武即位之事有以貽之也後之君子猶以中興歸之不亦過乎夫唐至肅宗實有可以中興之機而以急于篡父使大業不終故天下之庸未有如肅宗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二

晉瑯邪王之議即帝位也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

妙六

三

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繇是忤旨王亦遂即皇帝位予嘗論之晉元之即位未為失也嚮使如周嵩之說是時劉琨慕容廆在北張軌在涼而豫冀青寧等州未陷王誠以嵩之說曉告天下總率六師聲義北向聯絡諸州其圖進取則規摹氣象必更有可觀即不然而軍勢既張主威亦立進不足以摧仆劉石退猶可以折王敦蘇峻之邪謀使之有所憚而不敢肆此與早即位所得孰多哉奈何出萬千外惟汲汲厚勸進之賞此其志先盈而氣已餒矣志盈而氣餒故狃于偏狹包匿垢恥使姦雄得以窺吾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悲哉晉也可謂本末並失者矣若唐之肅宗其時尤非晉比也當天下全盛之餘玄宗之號令尚行諸路之勁師已集而已又以太子為元帥則暴張之寇直

可且夕削平然後使乘輿反正克盡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善始善終哉乃裴冕之疏既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改元而冕亦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夫冕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啖主以自取富貴可豈真謂此舉有關於興復大勢哉祿山動于富貴故叛君肅宗動于富貴亦叛父裴冕動于富貴故亦陷其主于非義夫古之亂臣賊子未有不以利動者也若夫報君父之讐雪國大恥此其事正于義彼主臣之間所爲警戒震動者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間而以望之見利則動之人哉後之君子繇周嵩裴冕之說觀之則晉之偏于一隅而屢有臣禍唐之禍亂相尋而不恥出奔者當兩主即位之始而已知之矣吾故論之以爲世之有君父之禍而猶動于利者戒也

宋高宗中興論 乙酉五月

妙本

三

宋之有狄患也其禍甚于晉而高宗之不能興復也其心忍于元高宗豈元帝比哉其于徽欽親父兄也嗣統于二聖北去之日而中原有主又去舊京亦咫尺之間非若元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又非若元帝承餘緒于晉統已絕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勵而用之讐可報虜可破燕雲可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不欲耳其意以爲非城陷主辱吾安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聖可還又置吾何地是故其屈而遠之者吾有所因之以爲利而其憚而不敢用者吾亦恐犯吾之所自忌也不然高宗即庸豈不知不還舊京則兩河必陷不都關陝襄鄧則中原必不可復又豈不知李綱趙鼎可用而岳飛必能成功哉凡此皆有背于吾之所爲利而又適中其所自忌也于是不恥奔竄僻處臨安安于不足存之地而後吾之所利者存黜綱鼎殺岳飛去敵之所深忌而

于吾之所忌亦不犯此其處心積慮全乎忍而外特示之以為怯耳不然和之不可恃也已事瞭然而大功之可成也形勢已見高宗亦險阻備嘗者而愚至此哉觀其即位之始不殺張邦昌不深罪偽命諸人而又委心于汪伯彥黃潛善蓋已探其微而得之矣特汪黃鄙夫佞人不能有所發舒以成其志故其後專任一秦檜然後于其事濟而高宗之心亦至是盡見吾故曰忍也古稱中興惟殷之高宗周之宣王可以當之若少康光武取天下于既覆之後其事難于創而光武起于徒步百戰而後得之其事為尤難而晉之元帝唐宋之肅高皆資亂利禍紐于偏安其道實可以亡至于宋高坐棄成效偷息海隅則又嚮者晉元之所羞稱也吾故曰其心忍于元也

非注中興論凡十篇今稿存者僅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

妙水

西

宋高宗六篇為幼美兄藏本

樓山堂集卷第六

樓山堂集卷第七

二妙集七

貴池吳應箕著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以下東林本末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于爭奪情者以其為氣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為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即徵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憤抗疏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趙沈艾後有用不用要之為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東國者如角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材而多其嫉起而角之者非黜則錮于是林巖之間賢哲相望夫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取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黨之焉噫甚矣天啟閒者老僅存者尚秉用未幾黨禍

妙七

唐君

一

興而實發難于吉水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與或謂于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即屬福清以復江陵諡為首務且悔其論劾為少年客氣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孩未侍御侍御曰先生為總憲泣任諸御史皆在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時不得論繇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諡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為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終皆為國也嗚呼繇侍御之言此所以為東林哉

三王並封

論曰予嘗覽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子失君遂于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則將焉用彼相哉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而王亦旋自悔自劾故其事得寢不然太倉

之內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時事爭此未盡者于
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
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盡于議禮萬曆盡于國本非國本盡
之而創為留中永錮者盡之也永嘉實材相視當時異議者
老死竄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國家有餘矣區區
者何足以盡之況太倉才又不及乎然議禮絲意見相左其
時無黨名爭國本則有苑枯其閒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君
子為東朝之黨夫東朝何人也而曰黨為是言者人道盡矣
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非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
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進條議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
書未嘗不興而歎曰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
為之黨也

癸巳京察

妙七

二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即冢卿無
能自行其志者逮平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孫清
簡陳恭介繼之于是閣不得撓吏部權而統均之體以肅蓋
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為考功則尤異矣高邑主計
大都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清夜篝鐙精心衡
量有蟲巢于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奮腕乙之而所斥
都給事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即冢宰甥也嗟夫國家二百
餘年有此銓官哉嚮使有賢輔臣焉所當委己任之昌言論
薦至蒙不次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反肆之整而一時大察
列署以論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
于國家何千萬世何然則太倉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高皇
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白首林居而諸君子以高邑廢
者雖死不悔于是而曰黨也真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予尤

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為察也可知矣賢者率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一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為涇渭而邪者尤叟叟焉此實何歟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焉豈獨不能棄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觀所謂東林哉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反而愧死矣

會推閣員

論曰予于萬曆癸巳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巖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請之當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也時梁溪則有攀龍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元珍劉君茂才葉君昆

妙七

三

陵則有一本錢君敷教辭君宜興有夢麟史君達可吳君納陞張君金壇有孔兼于君丹陽有士昌姜君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陝北直遙相唱和蓋大江以南不越二郡之間百人品理學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于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即後此為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間有一砥行好修者率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小人欲空人國未有不加之以名目之為黨而門戶之禍于是乎不可解矣浸淫二三十年壯者衰老者死迨遼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已求入此中又以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為哉吾故觀于此而不勝感慨繫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為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

敢取天啟乙丙間一闔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蒙面汗行事至不忍言而纍囚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為乾坤留未墜之緒以待今聖明再馭者又誰為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誰謂黨人不可為哉予嘗客梁溪歷陽羨徘徊毘陵華陽之間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東林者而可矣

辛亥京察上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為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于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並封之京察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為之事耳何得繫其生平今試觀天啟乙丙閒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

妙七

四

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寧至媚闖作孽以為狗彘所不為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為之耳奈何遂以繫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我朝之截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為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為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于與宦豎角而鉤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誣以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朋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孽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輩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為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為太宰也以不直沈純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甫出而何以為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衷白

而長臺省者之為湯曹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兆京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于屈膝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為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真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即今號為賢者舉及淮撫輒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于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遙持朝權者實中甫為之即福清入相于實有力焉無錫且為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予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為經略為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澧陽則謂淮撫有功于國家必無莫夜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目夫然賢者盡妄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璽卿璽卿曰淮撫故不貧然豪俠人也不善自匿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讒慝之口耳且不攻淮撫安得東林之熾而抵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衷之論矣及予閱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為盜臣其言皆橫罵者此又不足辨

妙七

五

要典三案

論曰予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為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傾陷東林何以護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人雖殊也其效忠則同功相等也而受禍尤酷東林之為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既見于天下如此其攻東林者又作逆如彼此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談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所以不絕踵于世也或曰東林往矣嚮之忠言至行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末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即逐聲相吹

有所不恤。而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繇是相提而論，寧過而訾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覈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征倭

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倭氏倭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饒資，假地勢恃虜，援以猖狂於承平之隙，全關其岌岌矣。乃不數月，誅夷無噍類，固廟算得哉！則一時文武將士用命之效也。倭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為兵端，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邀功。使墮其計中，如國體何？故督臣之不諱殺降者，張天威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禎推轂，李帥然後有張

妙七

六

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句齒之患，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攜。人心攜而倭事去矣。于是論者謂賊張之日宜右戰而紂撫事已大定，則多殺不為武異同之閒，誠有難易之辨耳。然予因是而益有感焉。當時督監諸人皆極一時之選，不待推舉而身請臨戎，共矢滅賊。其總兵者，夙號材武，事復不從中制，猶以功不即就，至數勅詔旨切責，況乎借疆場之事以修門戶之郤，樞邊異趣，經巡二心，又用舍可否，舉國聚訟而不決，以致一敗塗地，舉精卒夙將盡殲焉。蓋自萬曆末季以及昌啟之閒，其成敗得失之故，亦略可見矣。曾去昔幾何時，而軍政陵遲，以至于此言之可為傷心。威殫財訕，探丸而起者，半天下事將有什百于倭者，不知又何以應之。或曰：倭之蹶也，功繇學曾而葉實攘之，魏之罰亦稍重焉。無以服任事，心有謂魏不逮葉不戍，其然豈其然乎？觀梅監軍明

功罪諸疏蓋公道彰矣

征倭上

臣觀日本小夷耳當高皇帝時猶且貢寇相倚伏蓋異類反覆無常其天性也已聞胡惟庸倭謀逆而後下嚴絕之禁又使信國公沿海設防蓋備亦至焉自永樂時有事於海然後貢通有貢而益有寇有市舶而且有向導禍莫劇於嘉靖時之深入荼毒幾半天下豈非絕之不嚴禁玩備弛以至此耶神宗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而又有朝鮮之役勤師海外豈得已哉朝鮮者我之外蔽也外存與國之垂絕內實杜遼患于未然于是不憚征調不惜轉輸非曰鞭長可及所以建威消萌不縱敵以貽患而且聊以固吾圉者亦其勢然也嚮使政府持必然之畫樞部無倖功之心經略用老謀而將軍不狎敵不待踰年海上之績奏矣奈何本兵督府甘受罔而不

妙七

七

寤而在閣在邊皆陰陽向背以求事去己即釋之使兵威挫于翕張之舌而彼小人者既以寡故我而陰之又以中行翕侯彼猶使售其詐微天奪主款之魄而惟敬就禽其辱國可勝道哉懲封貢之誤然後登壇推轂又更置焉蔚山之敗可為寒心至幸一關白之死僅能收功始謀不滅而求後伐用懋蓋亦未之有也嗚呼自古以王者之師欲得志海外者少矣越國創寇我誠非得已彼倭亦豈有大志屬在鱗介而涎我邊徼者有句之者也況又無端而豔以封號此之謀國真如兒戲是故防倭者無以朝鮮為口實也關白之事宜易世不復見而王直徐海竊恐復起于今與閉其入寧闌其出當事者奈之何不鯁鯁慮之而以夷狄為小人藉資以中國為夷狄僥倖也

征倭下

國家之經略朝鮮也蓋數歲矣然卒不得其要領謂其欲衣冠我土地者是張之也謂關白圖不軌而先藉用兵以出其世臣清正等理亦有之未敢必也然吾姑無責其兵端以其殘我與國震我東睡不大創而使得氣去何以張天威而使四夷懾服乎第彼非形見勢詘何以遽就款我非威盡力竭何以遽予封事勢明白易見徒以一樞耄不知兵而舉國兩端遂成道築誰秉國成謂其心可問乎應昌也養謙也玠也鎬也以名推者也如松也貴也綈也以武著者也程功計效其卓然可見者蓋寡矣豈器任爽哉則戰款之說貳之而發蹤之先實百子讀下贊畫之疏而傷之當時中外之故亦略可觀矣先是記平壤事者不一有多張劉李之捷伐者亦有謂封事實多撓非石計之盡繆嗚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予因綜核往事著其得失之不相掩者昔趙營平有言兵勢國

妙七

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伐其功以為後法與著其失以為後戒其用心一也故予卒以朝鮮之役可為大鑒而後之謀國者亦無多恃天功哉

征播

論曰東征未完而播難興播征蓋與朝鮮呼相首尾焉徵調之費等呼而成功較迅豈三征惟播為差易哉予亦嘗攷其始末矣楊酋三殺其妻其殘忍天性也此何足深治而遽議用兵兵用而師覆已覆成矣則宜大創之不使得氣而又何遽議撫撫相循于是道旁築舍之局為敵所窺故酋之猖狂不量至履數十世之宗而爵移國滅者亦我實成之也夫當其始也一太守諭之可使無動至其後徵天下兵而僅乃克之雖得志哉疆場之謀誰實司之其始計亦稍紬矣予嘗歎國家于用兵之故前後如出一轍任者一而百撓之適者

南而北轂焉僥倖于始狼狽于終曲徙無恩而焦爛是問益不知凡幾矣幸應龍穴鼠破秦江而猶戀棧為坐而待撲耳今天下所在苦兵宗權黃巢之流屠毒六七省誅十餘年事已不可如何而勦撫之議非獨參差且相蒙覆視往時夷土可為郡縣而今數百年之都邑墟矣求其力而拒原者亦如曩三征時也可更得哉播之役推轂者實得人世之稱于田司馬及南昌將軍也有以哉嗣是以來樞邊文武動相齟齬遼之敗氣沒世不復而棘門霸上實傳舍矣嗚呼可勝悼哉

小試論

單騎詣虜論 崇禎辛未

古之為將者能戰以勇決勝以智而服敵以誠夫兵詭道也決機兩陣之間度險易量進退爭主客料彼己縱反閒則誠

妙七

九

不勝勇勇不勝智撫叛卒消反寇解散迫脅之眾與夫侮化煽惑之虜則智勇皆有所不足恃而用之莫貴于誠蓋觀郭子儀之單騎詣虜投鎗免胄不數語而回紇懽呼引罪未嘗不款敵雖巨測可以誠感而非子儀之忠信能立夷狄亦不懷服也唐之兵端始于藩鎮之強以弱主御強鎮而又制之無威撫之不信上下懷欺遂至反者四動而號令賞罰淆然莫一蓋命一將以誅反已而其將亦襲跡而動猶欲息火而沃之以膏火不可滅膏愈加熾耳是故自祿山發難以來叛賊蝟起而竭忠立勳以其身為天下係安危者唯子儀一人何也其誠不可及也夫子儀所難者難于安史繼起而以倉卒之旅再造國家尤難于魚程交譖而以疑忌之躬克全勳節豈難于以其身服素所畏信之回紇哉且夫忌物太甚者必中受其不足寡信則多備備者多而後謀之者愈眾是故

秦皇至暴戾也而已露于殿上董卓至猜狠也而戟交于轂
 下何也禍嘗伏于己之有所畏因發于人之所必伺者也若
 夫威立則人有所不敢恩著則人有所不忍坦然無所備于
 物而卒不以身犯其難蓋吾使人無不可見而人有不可測
 者即在是耳趙宣子晨朝門啟而賊不加害夫不閉戶者盾
 之所以藏身也至于賊不加害況其猶不至于賊我者耶推
 而至于行師用兵之際華元以病告而楚圍解羊祜以藥餉
 而吳人服忠信既立讐可為恩況當時之回紇素為我用懷
 恩既死令公尚在以人情而言亦單騎諭之足矣子儀豈其
 微功一時又計畫無之而故以身嘗試哉抑子儀之所以成
 功者誠也要亦其識有所不可及耳不然挾不賞之勞居必
 疑之勢而功名終身家晏然者此豈一忠信不學之人所
 能門鑰不設將吏可至榻前車騎不從觀容可使涕泣子儀
 及也哉

妙七

十

之善于自全大率類此是故有誠無識雖三代以下不世
 有之霍光不免矣嗚呼人臣若子儀者獨為將帥之所不可
 及也哉

樓山堂集卷第七

貴池吳應箕著

辯

春秋四不即位辯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
 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即位也無感也攝而立不得備即
 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即位也亦無感也若夫繼弑
 君不得言即位矣莊閔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
 夫桓者親與夫弑逆之事比之繼弑者則尤甚矣而書即位
 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是以即位
 為貶也夫以即位為貶則何以處夫無所貶而即位者抑何
 以處夫不即位之為貶者皆不可解也穀梁于莊之不言即
 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然昭之不以道

妙八

問

一

終又在外其為隱猶桓矣而子何以書何以于正月則無而
 猶不廢此也且不忍即位者子情也不言即位者書法也春
 秋緣情定法逆探子不忍之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宣與定何
 詎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據一偏之說則多與其事格強事
 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繼弑君不書即位先君不以道終則
 不忍即位其辭嚴義正雖聖人宜無以易之聖人于其同事
 也則異書又其事異也而書同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盡
 拘于一例也曰然則繼弑君不言即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
 是而聖人之意不必爾曰于何知之曰于隱之不書知之于
 宣定之書知之是故隱之不言即位也攝也莊之不即位文
 姜出故也閔不即位亂故也僖不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
 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書
 有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

況即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于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為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于是為論者三而反覆以明其說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于史也詳矣于是引曾子之問季康子之立及王莽楊堅之篡以為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蘇子之說則亦誠辯然皆不若即事而明其實也夫隱非若周公之攝而欲克復子者也隱蓋實為君也其以不書即位為攝者是左氏欲著隱讓桓之事未彰其美而反沒其實但求釋經而未自暢其說也吾以攝者蓋探隱之情而得之而立為君者則隱之實也何以知之于宋繆公之言

妙八

二

而知之初宣公以位與繆公繆公立而逐其二子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為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是攝者宋繆自遜之言也宋繆蓋實為君者也今將以其攝之言謂宋繆為未嘗立可乎公子覺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隱公之意同夫繆公則攝者特隱公讓桓之意若曰吾之得立亦直攝之云耳繆公有攝之之言而不沒其為公則豈得探隱之意而遂謂隱實攝乎故左氏之說以情沒實者也蘇子之說以情為實者也歐陽之說又據實而沒其情者也夫論古人者固有情如此而實否者矣亦有實如此而情否者矣各得情實之一偏而以為必如此者皆過也吾故不

全信三子之說以為論者當即事以明其實而又於事外以原其情豈惟隱公其以說春秋無難矣

魯隱公非攝辯二

隱公不言即位左傳以為攝公穀不言攝而以為成公志蓋亦謂攝也歐陽子以為隱之始立不可知故不書即位以為隱實君而未嘗攝蘇子以為古有攝主隱實攝而不克復子故堯稱公吾探隱之情以信傳而信公之實以全經然則歐蘇二子之說非乎今夫聖人之書有辭簡旨隱其本末未嘗盡著聽學者各以其見逆之固無如春秋者矣經所本無而以為有故雖三傳之說明白昭著直可斷以不然則如史記所載五帝以下為書詩所不道者皆可一意而斥其妄及他莊揚列國之書皆可以理斷之而信聖人之說亦必有所不及也通此以讀春秋而知歐陽子之說非獨為魯隱趙盾許

妙八

三

世子止發也其為傳有而經無而以為雖古之聖人亦嘗如此者則蘇子所謂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嗟乎孔子豈知異代有女主之禍而故于隱公之攝不書即位以教天下後世之為攝者當如是哉蓋即禮而通其意以為苟如聖人之書雖後世而無王莽楊堅之篡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學者得其一事實可推以為亂賊之防不必盡書弑而後為懼亂賊且弑而為亂賊人入知之不必孔子書也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于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夫光于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微此語則事不立雋不疑引春秋是衛輒拒父之說以收縛僞衛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獄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與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之皆有攝而并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

皆可不辨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柳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閒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吳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于理也今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人爲可守而于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堯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未嘗教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柳子之說則是三

妙八

四

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閒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柳子之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已乎請據其說而辨之柳子謂賤妨貴者蓋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嫡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者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因擁戴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謂賢愚者果賢愚耶母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柳子謂遠閒親新閒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亟于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襲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夙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長慮卻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聽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

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人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聽過計失
譖賊得以萌孽其間于是播棄耆老凋敝宗室小者國體輕
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柳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而孰知
以為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即柳子所引證諸事按之則
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夫人臣將圖如悼
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厲以入之耶宋襄立而子魚退乃
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其必亂而廢法以
進子魚耶且諸侯之暴甚于宋襄而失國者多矣公族之賢
加于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逆知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
春秋之弑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攝而賊身謁讓而亂國此
又何為也柳子之說背理不通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
而黜穰侯乃安無論冉之專不至代秦睢之功不過魏冉而
遷母逐舅果可法耶魏相成瑨而疏吳起乃危夫魏文之所

妙八

五

以稱賢主者以成瑨為之相起瑨所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
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未嘗以是遂危
也而安在親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為存亡此豈非
親之力耶如苻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
胡亥之暴虐即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毅皆先
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也未可即以是謂舊不足恃
夫主誠知人善任疏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即踰尊踰戚何不
可者然不必盡新開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為理本則禍天下
萬世者必柳子之言矣羣言折衷于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
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繫易之詞曰主器者莫
若長子柳子學于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世偏霸篡竊不足
效法之事以為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
文傳世立說之陋至于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辯

甘陳功罪辯

陳湯矯詔發兵擊斬郅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劉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荀悅漢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加任使報之未晚數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為霍氏上封事其言羣臣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此真善策通此意處國家之事未有不當者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宜下詔聚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郅支驕慢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上旨擅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危微倖生事夷狄者不可同語宜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為令若非本所欲誅之夷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萬萬不及湯者議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

妙八

六

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矣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非賞不足厲其氣非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為尤難夫四夷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微其功如介子輩者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為功至夷狄桀驁天討未張一舉而能尊國威敵使朝廷不費而邊境畏服如陳湯者直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為罪謀國之人但以私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為叛虜而又貪功生釁至禍及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禦夷狄有道處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為禍者本朝信國剖符時猶鐫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其斯為帝王之勸威哉

樓山堂集卷第八

